

浙江历代名家诗选丛书

朱彝尊诗选

浙江古籍出版社

.749

罗仲鼎 选注
陈士彪

I222.74

713
浙江历代名家诗选丛书

朱彝尊诗词选

陈士彪
罗仲鼎
选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B 629349

责任编辑 徐 元

封面设计 邵荣华

封面题字 俞德明

朱彝尊诗词选

罗仲鼎 陈士彪选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插页5 字数170000 印数1—1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087-3/1·39 定 价：3.90 元



作者像

說

端石硯說

端州於今為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
經鬱溪東至高要縣為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
羚羊峽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峯曰朝
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
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僂伏捫而入積
水灌其中北取石必先以瓢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
然水既涸熱脈膏燠紙為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

作者手迹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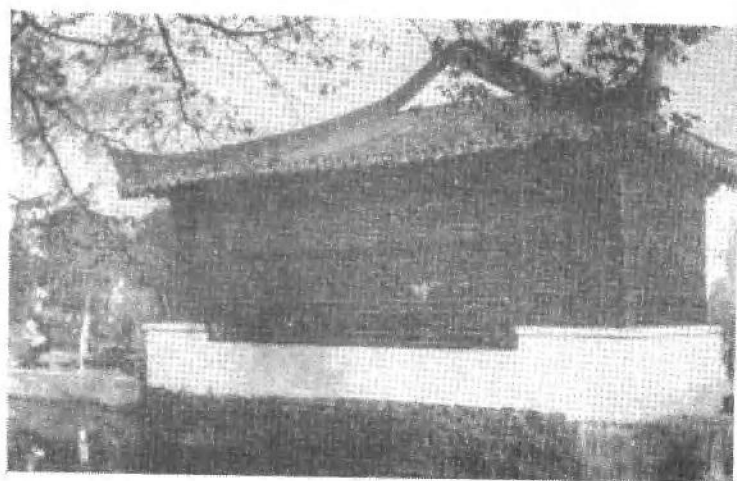
真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角拓堂後
地為樓五楹設栗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蘓子
瞻諸君子名曰真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
中語也君既為文勒堂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
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
事實期予適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
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願予獨



曝 书 亭



醺 舫

(朱彝尊读书处)



六峰亭

(朱彝尊故居一角)

前 言

朱彝尊是清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诗、词、散文的创作都有很高的成就。朱庭珍《筱园诗话》指出：“竹垞诗、古文皆成一家，兼精填词，诗尤雄视一代，品在渔洋（王士禛）、荔裳（宋琬）、愚山（施闰章）之上。”赵翼《瓯北诗话》也说：“竹垞负海内重名，至今犹朱、王并称，莫敢轩輊。”在康熙年间，他的地位与当时主盟诗坛的王士禛仿佛，有“南朱北王”之称。后又有人以“朱、王”合顺治中的施闰章和宋琬，以及行辈稍晚的查慎行和赵执信，号为“清初六大家”^①。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畝舫、金风亭长，晚号小长芦钓师。先世吴江人，明景泰年间迁于秀水（今浙江嘉兴市），遂为嘉兴人。后定居于梅会里（今嘉兴王店镇），今王店之曝书亭公园，即为其故宅。朱彝尊出生于官宦世家，曾祖朱国祚官至户部尚书，卒谥文恪；祖父朱大竞曾官云南楚雄知府，嗣父朱茂暉亦官中书舍人，是明末复社的重要成员之一。不过到彝尊时，家道已经衰落，他的青年和壮年时期，基本上在战乱和贫困中度过。康熙十八年（1679）因户部侍郎严沆等人之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入史馆纂修《明史》。康熙三十一年罢官回里，以读书著述为事，直至八十一岁病卒。一生著述甚丰，有《曝书亭集》八十卷，《经义考》三百卷，《明诗

综》一百卷，《词综》三十六卷（其中十卷为汪森增补），以及《日下旧闻》等。

—

朱彝尊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清军入关以后对汉族人民所进行的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激起了广泛激烈的抵抗，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一股保卫民族权利和民族文化的感情，如同江河奔腾，汹涌澎湃，文学创作中也急剧地响起了爱国主义的旋律，“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语便工。”“天崩地坼”的时代，沸腾激变的社会生活，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陵谷沧桑，为清诗的复兴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朱彝尊是这一行列中的重要人物。

在当时的汉族士大夫中，朱彝尊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他们没有担任过明朝的官职，因而从传统的伦理观念看，并没有“效忠先朝”的义务。但是，清朝是以原居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在我国历史上多次的改朝换代又有很大不同。汉族士大夫世代相承的正统观念，加之清王朝入关以后对他们政治经济利益造成的直接损害，使他们对“以满代汉”这一历史事件，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难以接受。他们对清朝统治者长期采取观望与不合作的态度，而对那个已经覆亡的朱明王朝，却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和悼惜之情，其中不少人还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反清复明的实际斗争。但是当清王朝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采取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积极措施，尤其是新统治者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开科取士，对汉族士大夫实行更多的妥协怀柔政策之后，他们便逐步地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态度，陆续投向新政权的怀

抱。康熙十八年被清廷首批录取为博学鸿词的五十人，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型。朱彝尊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朱彝尊的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那一年（公元1644年），朱彝尊才十六岁。这场变故，给了他异常沉重的打击，诗人带着深沉的哀痛步入了创作生涯的第一个时期。“我欲悲歌，谁当和者？四顾无人，载载旷野。”（《悲歌》）这首含蓄深沉的抒情短章，反映了青年诗人当时内心的寂寞与悲凉。朱彝尊的家乡秀水与浙江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中心接近。由于政治处境和思想感情的近似，他不仅与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爱国诗人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还直接参加了魏耕、钱缵曾、朱士稚等人组织的反清复明斗争。斗争失败后，魏、钱因与郑成功、张煌言联络，被人告密，于康熙元年（1662）六月一日在杭州官巷口被清政府杀害。朱彝尊在案发后仓皇出走，亡命江湖。诗人后来怀着深深的悲愤追忆这一惨案的始末：

六月朔，二人（指魏耕、钱缵曾）坐惨法死，祁子（祁班孙）亦株系戍极边以去。当予与五人定交，意气激扬，自谓百年如旦暮，何期数岁之间，零落殆尽。陈君（陈三岛）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骨骼亡之，惨更甚于宗观，独先生（指朱士稚）之墓在焉尔。呜呼！死者委之乌鸢狐兔而不可闻，徙者远处寒苦不毛之地，幸而仅存者如予，又以饥寒奔走于道路。然则人生相聚，岂可常哉！②

由于清初文字狱的森严和酷烈，作者在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时故意含糊其辞，对魏、钱两位志士也不得不隐其名姓。但文中所

叙事件的轮廓和寄托的感情还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朱彝尊这一时期的诗歌，集中抒写了故国沦亡的悲哀，丧乱播迁的痛苦，也反映了战争、灾荒、赋役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大多数作品，以悲歌慷慨，直抒胸臆为其主要特色。

魏耕之狱平息以后，朱彝尊回到故乡，不久就开始长期的漫游，从而进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时期。从康熙二年(1663)到康熙十七年的十五年间，他“家贫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芝罘，经瓯越”(《清史·文苑列传》)，走遍了半个中国。漫游的目的是为了谋取衣食，一展抱负。但是“千金裘马尽，十载道途寒”，他不仅没有能够博得一官半职，使自己摆脱掉贫困的生活处境，而且备尝了异乡飘泊、坎坷沦落的酸辛。朱彝尊这一时期的诗歌，深刻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怀才不遇、穷途落魄的士大夫的生活体验和内心世界，感怀前朝的悲愁逐渐褪色，有才难展的激愤明显增加。由于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诗人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许多描绘各地山川景物、风俗人情的诗篇，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领域。从艺术上说，也由一味纵横驰骤、激昂抒情，过渡到深沉凝炼、格律精严，逐渐摆脱了早期模拟唐人的习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康熙十八年，清廷第一次举行博学鸿词考试，在参试的一百四十三人中正式录取了五十人。朱彝尊以布衣入选，从此进入了创作生涯的第三个时期。这次入选的五十人，都是当时知名的文人学者，朱彝尊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与潘耒、严绳荪、李因笃一起，被称为“四大布衣”。从表面看，朱彝尊此时颇得康熙皇帝的宠幸，曾多次受到“赐物”、“侍宴”、“赐居禁垣”的奖赏。但是“承恩还自笑，报国只文章”，其实，不管担任翰林院检讨也好，日讲起居注官也好，江南乡试主考官也好，

都是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的官职，康熙给予的恩宠不过是清廷统治者借以笼络汉族士大夫的一种姿态而已。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职务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朱彝尊开始由“以诗、古文相砥砺”转向经术考据的研究，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除了编辑自己的诗文集《腾笑集》、《竹垞文类》之外，他还完成了学术著作《日下旧闻》，并且开始《经义考》的写作。但是，与作者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恰好相反，他的诗歌创作却进入了低潮。十四年间，留诗不多，感恩酬答一类应酬投赠之作又占了大半。除了个别篇章，如《纳腊侍卫挽诗》等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平庸。即使是两次蒙冤受屈的罢官事件，在他的诗作中也未留下明显的痕迹。这种反常现象，说明朱彝尊政治上的谨慎态度。

康熙三十一年(1692)，朱彝尊再一次罢官，不久他就携眷回到故乡，开始过着学者兼诗人的生活，直到八十一岁病故。这是诗人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时期。结束了十四年的仕宦生活，重新投入社会和自然的怀抱，无疑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这最后的岁月里，年迈的诗人仍旧不废游历。康熙三十一年广州之行，康熙三十七年与查慎行同游福建，都留下了不少歌咏山川景物和描绘风土人情的优秀诗篇。不过，他这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学术研究，学术巨著《经义考》三百卷，《明诗综》一百卷以及《曝书亭集》八十卷的编辑工作，都完成于这一时期。繁重的劳作占用了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势必影响诗歌创作的成就。朱彝尊这一时期的诗歌，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学人之诗”的倾向，往往贪多务博，追奇斗险，缺乏生动的形象和浓烈的感情。当然，这是就一种倾向而言，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而这种倾向，却是清代许多学者兼诗人所共同存在的。

二

朱彝尊早期的诗歌，回响着眷怀故国的悲凉调子。诗人有时托物以言志，有时怀古以抒情，无不与这种浓重的故国之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节物惊人事总非，愁看燕子又来归。春风无限伤心地，莫近乌衣巷口飞。

（《同沈十二咏燕》）

这首七绝的题材并不新颖，但是诗人通过深曲的构思，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咏物诗题中融入了故国之思，因而读来分外感人。顺治十二年（1655），朱彝尊往山阴（今浙江绍兴市）探望岳父，途经杭州。“此地由来多烈士，千秋哀怨浙江东。”（《吊王义士毓蓍》）这座南宋时代的旧都引起了诗人无限的沧桑之慨。他凭吊岳飞的墓地，感情激荡，写下了咏史长篇《岳忠武王墓》。诗篇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岳飞的不朽功勋和凛然正气，严厉谴责了秦桧夫妇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罪行。还应该看到，当时南明小朝廷尚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正在蓬勃兴起，而岳飞当年所抗的“金”，正是清朝新统治者的祖先。

“旷世心犹感，经过泪独潜。传闻从父老，流恨满湖山”，这些诗句所寄寓的感情和言外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康熙元年，朱彝尊因躲避魏耕之狱的牵连，远走温州，途经富春江七里泷严子陵钓台，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七里严陵濑，平生眺览初。江山谁痛哭？天地此扶舆。竹暗翻朱鸟，滩清数白鱼。扁舟如可就，吾亦钓台

居。

(《七里濂经严子陵钓台作》)

引人注目的是：登台怀古，抚今感昔，触动诗人内心感情的，主要不是汉代高士严光的高风亮节，而是宋末诗人谢翱哭祭文天祥的义举。由此可以推想，末句所说的“吾亦钓台居”，其意当然不在慕严子之高风，而是叹避秦之无地了。这种悲悼前朝的民族感情，在《文丞相祠》和《舟次皋亭山》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这种感情在诗人心中虽然逐渐淡漠，但是并未消泯。他在七十七岁高龄时还创作了颂扬文天祥民族气节，讽刺谢道清签名降表、赵孟頫出仕元朝的《玉带生歌》，便是一个明证。

从表面看来，朱彝尊晚年出仕清朝，其行事似乎与诗中所表现的民族情绪互相矛盾，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在明末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故国之思在汉族士大夫中曾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情绪。不仅被迫仕清、终生有悔的吴伟业，有“我是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的喟叹；就连主动迎降、归附清廷的钱谦益，也有“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的悲慨。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对朱彝尊晚岁的仕清无需指责；不过朱彝尊自己却对此感到深深的内愧。他在应黄宗羲之子百家之请，为黄宗羲八十生辰所作的寿序中说：“予之出有愧于先生，……明年归矣，将访先生之居而借书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③这些话相当清楚地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

在封建社会中，士人最直接的愿望是博取功名。朱彝尊才华出众，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但是明王朝的覆亡使这种愿望成为泡影。他出生于前朝，生活于新朝，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之

下，“干时”既不可能，亦非所愿。空怀着满腹经纶，而不得不江湖飘泊，俯仰依人。七言古诗《长歌赠缪永谋》，正唱出了郁结在诗人内心的这种不平与激愤。缪永谋是作者青年时代的同乡好友，明亡后，“绝意仕进，授经生徒以为养”^④。朱彝尊壮岁处境和心情与之相似。“君不见自从九鼎沦泗水，魑魅魍魉盈中州。”（“魑魅魍魉”四字后来刊印时删去）很明显，诗人认为明朝灭亡和清兵入关正是他们“男儿落魄”的社会原因。在《醉歌赠陈维崧归宜兴》一诗中，他又说：“君不见山有猛虎泽有蛟，只今阳羨非乐郊。”诗人指出：在清王朝统治初期的纷纷乱世，即使像阳羨（陈维崧家乡江苏宜兴）那样物产丰饶、风景秀丽之地，也已经不足令人向往了。在《羊城客舍同万泰、严炜、陈子升、薛始亨醉赋》一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我本芦中人，易下新亭泪……况今生涯羁旅中，时危不得悲途穷。”这首诗作于顺治十三年作者寓居广州之时，诗题中所称的万、严、陈、薛，当时都是流寓之人。诗歌把沦落飘泊、怀才不遇的牢愁和朝廷易主、山河非昔的感慨结合起来，把个人的身世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而其思想意义比起单纯感叹“一己之穷愁”又加深了一层。

战乱把朱彝尊抛到生活的贫困层，使他广泛地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的苦难。在《曝书亭集》中，有不少直接揭露统治阶级罪恶、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本书所选的《捉人行》和《马草行》可为代表。前者具体描写了清军初定江南时期随意捕捉人口、掠夺牛羊的暴行，后者揭露了官府横征暴敛，里胥鱼肉人民的行径，都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朱彝尊是一个关心社会现实的诗人，政治的清浊，年岁的丰歉，人民的命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他盼望人民能够早日免除战争的苦难：“兵革愁何极，桑

麻话未能。”他悲叹自然灾害给人们造成的痛苦：“春农千里旱，野哭万家愁。”“翻风无石燕，蔽野有飞蝗。”尤其难得的是，有时他还能透过天灾这种自然现象，进一步揭露人祸的危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例如康熙十年所写的《旱》，描绘了江淮地区赤地千里、飞蝗蔽天，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批判了官府的腐败与无能，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朱彝尊一生漫游不息，他自叙平生说：“空自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首风尘燕市。”（《百字令·自题画像》）这种广泛的游历，使他得以领略祖国山川的雄伟秀丽，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诗篇。例如赞美诗人故乡嘉兴风俗景物之胜的组诗《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描绘南方风物民情的组诗《雄州歌》、《岭外归舟杂诗》，讴歌杭州西湖风景名胜的《西湖竹枝词》，反映水乡农民生活的《东湖八曲》，表现我国民间古老风习的《七夕词》等等，这些诗篇成功地展现了三百多年前古代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画卷，是作者学习民歌的成功之作。

黄宗羲说过：“为诗者亦唯自畅其歌哭。”^⑤朱彝尊也非常强调诗要有真情，他说：“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真情之不容已者乎！……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也。”^⑥诗人身受的乱离播迁之痛，使他认识到有无真体会、真感情，是衡量抒情诗优劣的首要标准。确实，感情真挚，直抒胸怀正是朱彝尊诗歌的突出优点。例如他早期所作的《岳忠武王墓》、《首春端州述怀》、《华亭感旧呈唐四表兄》、《梅市逢魏壁》等诗篇，或感慨身世而长歌当哭，或追念故国而悲楚哀酸，或感旧伤离而沉吟呜咽，虽然体制不一，风格各异，但无不深情内蕴，真气外流，因而具